

刘墉家族遭受的几次磨难

李金科

每一个显赫的家族往往都有一部沧桑的历史，有辉煌，更有磨难。刘墉家族，历史上也经历了几次考验。

刘家第一次经历的考验是明末大乱之际，当时许多豪民右族被起义军打击，许多世家大族一蹶不振。刘家当时虽然不是鼎盛名族，在乡里也算大家。刘墉的高祖刘通当时是秀才身份，名于乡里，当地农民起义军胁其入伙，不从被杀。刘墉的曾祖刘必显侥幸逃脱。刘家不得已南迁南京避难，直到清军入关平定山东后才回归故里。在明末大乱之中，刘墉曾祖刘必显之妻郑氏，因兵乱逃至胶州，遇贼自缢，刘家历经明末大乱能够奋然而起，实属不易。

刘家第二次变故发生在雍正年间，受山西平阳府亏空案牵连，刘墉的祖父刘荣被牵连其中，刘荣名下亏空一万多两白银。雍正下旨将刘墉伯父、固始知县刘缙绍革职，刘缙煜革去举人，发往山西偿还亏空，刘家经历的这次考验也是非同小可。

刘家经历的第三次考验更是惊险，乾隆二十年十月，刘墉之父刘统勋妄议撤军，结果遭到乾隆皇帝的叱责，被撤职，其子刘墉、刘堪入狱。不久，刘统勋被发往新疆军前效力。当时抄家时查出刘墉名下田地二顷五十三亩，叔

父、伯父名下三十九顷一亩（不包括槎河山庄房屋田产），砖楼上下九间，草房六十一间，刘墉家族为官清廉，家门并不豪富，但这也不是贫寒人家所能比拟的。

乾隆皇帝对刘墉的评价褒贬不一，早年说刘墉聪明伶俐，可见刘墉为人为官都是高手。但他在山西太原知府任内，虽然没有参与其下属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，但充耳不闻，也不揭露，由此案发后，刘墉被判处斩监候。如果没有父亲刘统勋这座靠山，刘墉是过不了这一关的，即使留得性命也难以飞黄腾达。刘墉后来被发往军台效力赎罪，这位“书名满天下”的贵公子不知当时有何感想。

清末捻军进攻山东，刘家也有多人遭杀害。刘喜海之子刘宇采，以两淮盐知事告假回里，值捻军到达高密、诸城一带，刘宇采带领乡民抵御捻军，结果被杀，赐袭云骑尉世职，入祀忠义祠。候选布政司理问刘燮因侍奉老父，父子俱被害。

如此看来，刘家二百年辉煌，也历尽了辛酸和苦难。

巴山夜话



山水为笺书新篇

张桂春

含锱的泉水如母亲的怀抱，将疲惫融化成云烟；农家的灶台上，有机鱼宴沸腾着“一鱼多吃”的巧思，舌尖上的鲜美与《庖厨图》中的汉代宴饮遥相呼应，千年饮食文化在此鲜活如初。

若说山水是峡山的形，人文是峡山的魂，那么栖居于此的日常便是形魂交融的烟火。骑行爱好者沿着101.9公里的“潍水蓝心”环湖线飞驰，车轮碾过坝南公园的绿荫、郑公祠的松影、瑞合春田园的青翠，现代机车与古驿道在风中对话。徒步者则偏爱山间小径，落叶铺就的金毯上，足音惊起雀鸟，林深处偶见野兔窜过，人与自然的默契不言而喻。

当夜幕如轻纱般缓缓落下，湖边民宿暖黄的灯光，一盏盏悄然亮起。推开窗扉，星河仿佛挣脱了夜幕的束缚，一头坠入粼粼的湖面，光影摇曳，如梦似幻。农科大的老教授在院中煮茶，讲述“淮水之战”的传说；孩童举着风车奔跑，惊散草甸上的萤火。眼前这番景象，恰如作家笔下“村村通公路如珍珠项链”的微妙隐喻，将传统与现代紧紧相连——传统与现代在此热烈相拥，喧嚣与宁静在此完美和解。

峡山之美，美在朝晖夕霞的瞬间万变，亦美在文脉传承的亘古不移。它是李白杯中“相看两不厌”的敬亭山，是陶渊明笔下“悠然见南山”的“桃花源”，更是每个旅人心中的精神原乡。当机车轰鸣惊起白鹭，当艾草清香漫过古籍，当古寺钟声与骑行者的笑声交织，峡山便完成了又一次跨越千年的文化呼吸——以山水为笺，邀世界共书新的诗篇。

初春的晨雾未散，潍河的水汽氤氲成纱，将峡山的轮廓晕染成一幅水墨画。这里的一山一水，皆是天地挥毫的笔触；一砖一瓦，皆是岁月沉淀的诗行。立于峡山之颠，听风过松涛如诵经，看云卷湖光似翻书，恍若置身于一部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千年长卷。

峡山的骨血里流淌着水的灵性。144平方公里的峡山水库如一枚蓝宝石镶嵌在齐鲁大地。晨曦初露时，湖面泛着碎金般的光泽，朝晖大道上人影绰绰，仿佛与范仲淹笔下“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”的意境重逢。待到暮色四合，落霞大道上晚霞如赤焰灼烧天际，水鸟掠过湖面，翅尖挑起涟漪，恰似王勃笔下“落霞与孤鹜齐飞”的绝美剪影。

山是水的知己。卧虎山形如伏虎饮涧，登顶远眺，碧波万顷的水库与蜿蜒的潍河相映成趣，平原如棋盘铺展，远山似淡墨勾勒。林间松柏苍翠，负氧离子如清泉涤肺，春日李花如雪，秋日的红叶似火，冬日的雾凇凝成琼枝，四季轮回中，山岚与湖水共谱一曲《广陵散》。

峡山的肌理中镌刻着文明的密码。这里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故里，郑公祠前那株他亲手栽下的松柏，至今仍以虬枝诉说着“遍注群经”的执着。朱熹曾在此讲学，书声与松涛共鸣；刘伯温隐居的山洞里，那句“但愿来生转世后，再作峡山洞中人”的石刻，将隐士的孤傲化作永恒的山水印记。

文化的传承不止于文字。艾灸小镇里药香袅袅，“潍艾”的温热透过灸具渗入肌理，中医的智慧在经络间流转；地热温泉汩汩涌出，

又是一年清明节，即便它置身于春暖花开、五彩斑斓的季节之中，但天地间仿佛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哀愁。此刻，我的思绪不禁飘向了唐朝诗人杜牧那首经典的诗作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在此情此景之下，它更是引发了我无尽的遐想。

杜牧在创作此诗时，是否也如我这般，从异乡匆匆赶回故乡，只为祭祖扫墓？是否也恰好赶上了如眼前这样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？是否也因离家太久，村里的孩童对他感到陌生，于是他才向那牧童打听：“附近可有酒馆？”而牧童则用手指向远方，那里杏花如烟，酒馆隐约可见。

此刻，我站在村前龟山的半山腰上，这里是祖先的安息之地。细雨如丝，轻柔地洒落在我的身上。我站在高处望向缓缓流淌的汶河，那里果然有一簇簇盛开的杏花，与杜牧的《清明》诗，意境不谋而合。转念又一想，我又怎能将一位大刺史想象得如我一般落魄？即便他也是回乡扫墓，又怎会孤身一人？他的族人、他家乡的乡绅们又怎会让他独自去寻觅酒

清明

张希良